

老戏曲何以圈粉新戏迷

——“浙江小百花”现象透视

从未懈怠： “小百花”跃“新龙门”

去年8月，一段“贾廷抱着金镶玉转圈圈”的短视频，让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在网上火了，主演陈丽君和李云霄的人气也随之大涨。

“看这部戏，可不能光看‘转圈圈’，我们要看演员的唱念做打，也要看剧情中的侠义精神，还要看里面的艺术创新。”该剧出品人、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兼艺术总监茅威涛说。

2023年3月28日，根据经典武侠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改编的同名越剧成功登台，在服装、化妆、道具上体现出更具时尚的“新国风”特色，而在舞台设计上，则采用了“环境式戏剧”样式，使观众席和舞台处于同一间“客栈”里，让观众与演员近在咫尺。

“她们的一招一式、表情神态，经得起观众细细端详，感觉越剧真是又美又‘飒’！”观众周女士说，此前她对越剧知之甚少，这次和好友一起观看《新龙门客栈》，一下子就着了迷。

小百花越剧何以令观众流连忘返？

“持续的创新，让青春靓丽的生命美与雅致婉柔的艺术美不断碰撞，激发出新的生命力。”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、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蔡浙飞说。

40年艺术追求一以贯之，让越剧舞台留下许多至今难忘精彩瞬间：

作为越剧创新的“先锋派”，茅威涛会踢起戏服的下摆，用学自川剧的“褶子功”让观众看到张生收获爱情后的狂喜；又会削发、歪脖、缩颈来颠覆自己潇洒小生的原有形象，演活了孔乙己的迂腐落魄；还会披头散发，戴上墨镜，白眼向天，手持二胡演绎阿炳，引得观众狂喜鼓掌……

作为越剧创新的代表性剧团，“浙江小百花”在《西厢记》里，首次用上了旋转舞台，让男女主角同台而不相见，各怀愁绪；在新版《梁祝》中，男女主角手中的扇子有如彩蝶翻飞，传递出你依我依的情意；为演《春香传》，她们专门学习长鼓舞，让观众都猜测“小百花”是不是请来了朝鲜族演员……

从鲁迅小说到布莱希特戏剧，从古希腊神话到朝鲜故事，不少文学作品都成为浙江越剧的改编题材。

一个个精彩的瞬间，是从未止步的创新理念，更是几代越剧工作者的艺术追求。

年逾八旬的戏曲导演杨小青是“诗化越剧”的重要创始人，也是三代“小百花”们口中的“杨妈妈”。至今仍在导演一线的她发出感慨：正是因为从未懈怠过对美和艺术的追求，“小百花”才能久盛不衰。

持续创新： 春色满园径向前

今年，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40周年。

新春伊始，剧团开启了新一轮全国巡演，15个城市、30多场演出，众多经典剧目连番上场，所到之处引发观众热潮。有的观众在扬州看罢意犹未尽，又追随到南京……一名大学生观后感说：“‘小百花’的戏有一种磁场，牢牢地牵住了观众的心。”

一排排的荧光棒、粉丝们的呼喊……回想起来，让戏曲演员们大受鼓舞：传统越剧在革新中发展，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。

一部作品吸引的是“短期流量”，“浙江小百花”追求的是一个剧团、一个剧种甚至传统戏曲的“持续增量”。守正创新之路上，“小百花”们探索不息：

剧目创新。“小百花”一直注重作品创新，以量身定制的作品培养演员，以守正创新的作品吸引观众。蔡浙飞说，剧团的每一次“超越”，都是以观众的文化需求为风向标，在了解市场、了解观众的基础上，找准剧种艺术风格与时代的对接点、与观众的共鸣点。

传播出新。近年来，“小百花”越剧除了传统的宣发渠道外，还借助微博、抖音、B站等互联网平台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。“持续探索符合时代发展，契合当代青年观众的表达方式，进一步拓宽受众范围，为越剧带来新的发展机会。”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说。

人才育新。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还加强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校团合作，于2008年和2019年开设两期戏曲表演专业“小百花班”，通过课堂教学舞台化、艺术实践系统化、流派师承定制化培养越剧人才。

交流谱新。茅威涛一直在思考中国戏曲的现代性和世界性问题。10多年来，她多次率团参加国际知名艺术节，扩大中国戏曲在海外的影响力。2016年，一部由她领衔主演的穿越题材新剧《寇流兰与杜丽娘》在英国伦敦首演，该剧将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与莎士比亚的《科利奥兰纳斯》融合改编，开启一场跨时空的对话，在此后的欧洲巡演中反响热烈。

“当越剧走到最高端的国际舞台，当国外剧团纷纷来引进和改编越剧，就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。”茅威涛说。新华社记者邬焕庆 商意盈 冯源

众里寻她： 好一束美丽的“小百花”

杭州市区曙光路，坐南朝北的杭州蝴蝶剧场，与西湖只隔一道青山。美轮美奂的剧场里，随着悠扬的唱腔响起，《新龙门客栈》火热开演。

声音穿过历史的长廊，回到40年前，这里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诞生地，彼时却只有低矮破旧的建筑和周边大片的农田。

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，以“全女班”演出而闻名，展现柔美、淡雅、委婉、细腻的艺术风格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浙江越剧发展却遇到了后继无人之困，面临着“四个花旦两百岁，三个老生两颗牙”的人才窘境。

为此，浙江省文化部门决定在全省青年演员中进行“海选”，通过文艺会演的形式选拔出28名佼佼者，同时集结舞台创作等方面的人才，集中培训。

1983年11月，由这些青年新秀组成的“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”，在港14天连演15场，雄厚的唱腔、扎实的功底征服了香港观众，“浙江小百花”一时享誉香江。

次年5月，在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呼吁下，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。而演出团中的28名“小百花”，绝大部分留杭入团。

老演员赵小珍便是其中的一名。回忆起40多年的从艺路，她笑着说：“‘小百花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浙江越剧的发展方向。”

纪录片《百年越剧》总导演钟治平认为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成立，是浙江文艺院团一次标志性的改革事件，为中国越剧乃至中国戏剧提供了不拘一格、奖掖新人的人才培养方式。

随后，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“小百花”们，秉承着“敬业、奉献、合作”的工作精神和“求精、求新、求美”的创作意识，迅速在梨园界脱颖而出：

《五女拜寿》《陆游与唐婉》《西厢记》和新版《梁祝》等佳作频出，打动人心，引发共鸣；茅威涛、董柯娣、陈辉玲、蔡浙飞、章益清等越剧名角深耕艺术，相继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，茅威涛还是“三度梅”获得者，成为越剧舞台上的一名领军人物；她们首创“诗化越剧”的艺术风格，将“写意”戏剧观贯穿从布景到表演的每一个舞台元素，丰富了越剧乃至中国戏剧的艺术表现。

浙江音乐学院戏剧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蒋中崎持续30多年关注“小百花现象”。他表示，40年来，“浙江小百花”以鲜明突出的江南文化特质、注重时代的审美需求和优化舞台的艺术资源不断探索创新，为中国越剧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